



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技艺——捞毛纸

会做  
纸的  
村庄

图／武玉林 李亚锋 文／贺弘扬

关于毛纸的记忆

说起毛纸，上岁数的人并不陌生：这种纸一面涩一面光，四周是毛茬，所以叫‘毛纸’。用处可大了，药店、医院包中药，练毛笔字，卷烟花爆竹，包点心，包馒头，盖篮子，吸旱烟点火，包烟丝，还有生活用纸——那时哪有卫生纸啊！”

在古老的怀川大地，就有这样一批会做毛纸的村庄，它们大多傍河而居。仙神河、涝河和尧河南下，在常乐村附近注入安全河，安全河流经长沟、常乐、新庄、西清河、东清河、西高村、解庄、屯头、南河、龙泉、魏村，在西沁阳和西义合村注入沁河。沿河的这十几个村庄，几乎村村捞毛纸，家家有作坊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捞毛纸是这里除耕种外，人们最大的活计。要问这手艺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村民们都将蔡伦尊奉为行业的祖师爷。



撞瓢



捞纸



粗瓢碾压



晒纸



点数

毛纸是怎样做成的

三月的一天，在村民高俊良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西向镇东高村。在村东头的八台观大院一角，放着一套捞毛纸的设备，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正在忙碌着。

问起毛纸的做法，80岁的村民高志生滔滔不绝：“染灰、熏蒸、洗灰、碾压、撞瓢、化泡、沉淀、捞纸、压干、贴墙、晒纸、揭纸、点数、打捆等，细数的话得好几十道工序。”

麦秸是这一带捞纸的主要原料。将麦秸放进熟石灰水里浸泡，再上蒸锅蒸，出锅的麦秸就变成了又软又糟的粗瓢。把粗瓢拉到淘麦秸池里清洗，叫做“洗灰”。经过清洗的粗瓢要上碾盘“碾压”。毛驴拉着石碾转圈，人不断地加瓢、翻瓢、铺匀。每一碾需要三四个小时。直到将粗瓢碾得粉碎，变成细瓢。这时，细瓢要再经过一次清洗，叫做“撞瓢”。

“撞瓢”得就着河水进行。将适量细瓢放入撞袋，人站在河边平台上，将撞袋放入水中，每撞一下，翘一下撞杆，大约得撞够150至200下。经过这个工序后，石灰和杂质都被清洗掉了，细瓢变得非常清洁。

撞瓢冲下的细渣和石灰也不浪费，它们在河里淤积、沉淀，挖上来后掺上泥沙制成土坯，俗称“河沫胡砌”，可以用来垒墙盖房。现在，在东高村还能看见这样的胡砌房。

瓢撞好后倒入“陷坑”。在陷坑里注满清水，将细瓢反复搅拌、化泡，几个小时后，就可以捞纸了。工人双手托着竹帘子，巧妙地用力，让细瓢均匀地吸附在竹帘上。

竹帘从水中捞出后，将帘杆轻轻压一下再慢慢掀起，让纸浆留在叭台上，叫做“揭帘”。刚出水的纸含水量多，得用木棍、石块压住，滤去多余的水分。

撞瓢、捞纸得男劳力干，晒纸则由妇女完成。女人们将纸一张张贴在墙上，叫做“晒纸”。晒干的纸要揭起来也是有技巧的，要先揭起一个角，叫“打纸角”。

最后就是点数、打捆。每40张为一刀，100刀为一绳。



辉煌与没落

过去的年月，村民们挑着扛着毛纸赶会，在集市上把毛纸销往临近的乡镇和周围县市。换来的钱不仅可以买柴米油盐，供子女上学，甚至还能盖房置地。

解放后，县供销社专门在龙泉村设立了“龙泉黄纸栈”，收购各种毛纸。毛纸先运到沁阳城里，再辗转运到开封，从那里销往全国各地。开封有一条街叫做东大街，专门向全国各地批发沁阳产的毛纸。

大集体时期，这附近各村的大队小队都有大规模的捞纸作坊，社员们农闲时就捞毛纸挣工分。人们干得不亦乐乎，村里到处是捞纸、晒纸的场景，到处是纸的海洋，热闹极了！

时间推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使用打浆机和烘缸的造纸厂取代了捞毛纸，毛纸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如今，东高村还有会做纸的老人，比如在大院里为我们展示绝技的高志生老人。但已经没人靠它赚钱了。“干这个太累，也不赚钱。”围观的年轻人说。“多少年没干了，怪新鲜。”为我们展示晒纸、揭纸的一位妇女说，“我十来岁会干活起，就开始沿墙根晒纸。这十年来都没干过了。”

漫步东高村，处处可见的石碾、石板，还有斑驳的胡砌墙面，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村庄造纸的历史。

“是得把这些记录下来，让后人看看咱怀川人的精明与艰难。”采访结束时，村里一个老人说。

2009年，“捞纸手工技艺”被确定为沁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，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，为捞毛纸留下一个陷坑、一盘石磨？这些会造纸的村庄，将在风烟中缅怀历史，还是重塑往日的辉煌？有志于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人们在追问，在思考。



搅匀纸浆



滤干水分



村民在展示村里遗留下来的老陷坑